

四庫

全書

第一六七冊

四庫全書

● 上海古籍出版社

本冊目次

春秋經傳辨疑	明童品撰……………一
春秋正傳	明湛若水撰……………三七
左傳附注	明陸粲撰……………六八三
春秋胡氏傳辨疑	明陸粲撰……………七五三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經傳辨疑卷下

辨校官監察御史臣孫家賢

給事中臣溫常綬覆勘

覆校官編修臣王嘉曾

校對官中書臣范來宗

勝錄監生臣任鑑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五

春秋經傳辨疑目錄

春秋類

春王正月

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夏四月辛卯君氏卒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癸未葬宋穆公

衛州吁弒其君完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經傳辨疑
目錄

秋暈帥師

春王正月公即位

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滕子來朝

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

夫人孫于齊

五月葬桓王

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

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

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

大夫宗婦覲用幣

伯姬歸于杞

曹殺其大夫

公會杞伯姬于洮

莒慶來逆叔姬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經傳辨疑
目錄

楚人伐鄭

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甯母

禘于太廟用致夫人

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

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

季姬及鄆子遇于防使鄆子來朝

隕石于宋五

天王出居于鄭

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鄆弗及

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

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

晉人敗狄于箕

隕霜不殺草李梅實

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

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經傳辨疑
目錄

楚人圍江

逆婦姜于齊

毛伯來求金

晉人殺其大夫士穀及箕鄭父

楚人伐鄭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

楚子蔡侯次于厥貉

子叔姬卒

公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渠

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

齊人執單伯齊人執子叔姬

季孫行父如齊

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宋師圍曹

齊高固來逆子叔姬

叔孫得臣卒

陳殺其大夫洩冶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經傳集解
目錄

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

楚子伐鄭

衛殺其大夫孔達

楚子圍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公至自晉

衛孫良夫帥師侵宋

季孫行父如晉

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

夫人妣氏薨

莒人滅鄆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

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秋七月己未同盟于

亳城北

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

衛孫林父帥師伐齊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經傳集解
目錄

五

仲孫速帥師伐邾

五月甲午宋災宋伯姬卒

楚子麇卒

公如晉至河乃復

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

暨齊平

陳災

冬築郎園

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

冬葬許悼公

蔡侯朱出奔楚

有鸛鵒來巢

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

元年春王

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宋樂大心出奔曹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經傳集解
目錄

六

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彊出奔陳

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彊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

叛

叔還如鄭洧盟

鄭罕達帥師伐宋

蔡殺其大夫公子駟

盜殺蔡侯申

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弑其君荼

齊侯陽生卒

西狩獲麟

臣等謹案春秋經傳辨疑一卷明童品撰品

蘭溪人事蹟無考前有自序題成化戊戌冬

十一月末又有弘治壬戌二月跋云是歲品

以儒學生教授於陸生震汝亨之家成此一

帙距今二十五年云云蓋老儒也春秋三傳

左氏採諸國史公穀授自經師草野之傳聞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經傳集解
目錄

七

自不及簡策之記載其義易明是編論左氏

所載事迹凡九十三條於三傳異同者大旨

多主左氏而駁公穀蓋由於此然於宋師圍

曹則疑左氏所載不甚明晚於華元出奔晉

一條亦有疑於左氏之說則亦未嘗堅持門

戶偏黨一家固讀三傳者所當參考也刻本

久佚故朱彝尊經義攷註云未見此蓋傳鈔

舊本幸未佚亡者是宜錄而存之矣乾隆四

十二年三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經傳解詁
目錄

八

春秋經傳辨疑原序

春秋一經裁自聖心游夏不能贊一辭未易讀也何以得其疑而辨之乎蓋聖人之經詞義嚴正本末詳明固無可疑因傳而有所疑耳易爲因傳而有所疑左氏得本末之詳不能無附會之誣公穀得義例之精不能無穿鑿之弊故文中子謂三傳作而春秋散豈虛語哉然則學者於傳將奚從善乎程子有言曰因傳以考經之事實因經以別傳之真偽斯爲至言矣品嘗抱夫子之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經傳解詁
原序

遺經究時事之終始雖於微詞典義未能有得然於大經大法頗窺其梗槩既而求之諸傳則多與經背馳者先儒固嘗疑而辨之矣乃因先儒之疑每讀而每得其疑以不敢蓄故因而筆之積日累月遂成卷帙題曰春秋經傳辨疑非敢自謂能辨其疑也特辨之以俟知者而求解之耳雖不能無獲戾於賢傳庶少有補於聖經若曰執經傳異同之言而指爲夫子筆削之法是謂棄經任傳未免有買櫝還珠之失品則取珠而還其櫝也

觀者幸恕其狂瞽成化戊戌冬十一月長至日蘭溪童

品序

是歲品以儒學生教授於陸生震汝亨之家成此一帙距今二十五年矣齒益長而學不進韓子所謂聰明不及於前時道德日負於初心者豈虛語耶因刻於梓而識之弘治壬戌春二月丁卯品識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經傳辨疑
原序

二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經傳辨疑卷上

明 童品 撰

春王正月 隱公元年

春王正月之義公羊以爲大一統是已胡氏以周人建子爲歲首則周正月是夏十一月也然謂商正建丑引書惟元祀十有二月以証月之不易又謂秦以亥爲正引史記元年冬十月以証時之不易遂以爲夫子改冬十一月爲春王正月朱子既自謂不敢信又謂魯史本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經傳辨疑
卷上
一
謂之春秋則似原已書春矣汪氏亦疑周歷已改子丑月爲春則此乃夫子因舊史非故以夏時冠周月也然子丑非春月而謂之春故加王於正月之上以見正月乃時王之正月雖曰尊王而行夏時之意亦在言表矣又按胡傳謂國史主記時政必須即位之事而隱公闕焉是仲尼削之也似此之類穿鑿由起夫聖人之所書者尚多不能明矣暇求其所不書者耶後世主司執此之類以考士噫亦過矣

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隱公元年

及猶與也兼詞也公羊曰及猶汲汲也穀梁曰及者何
內爲志焉耳胡氏曰我所欲曰及遂以及之一字爲褒
貶竊恐聖人大意但記公與邾儀父盟于蔑而已初未
嘗以及之一字寓汲汲內爲志我所欲之意也且文公
二年書及晉處父盟左傳言晉人以公不朝使陽處父
盟公以恥之此豈有汲汲內爲志我所欲之意耶況經
書及者非一如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公及
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
袁僑盟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防齊高固及子叔姬來
之類皆兼詞也以此例之則及之一字恐不必深泥也
公穀春秋不免有穿鑿之弊者類如此或以弑其君及
其大夫之及爲累及之及亦未然也姑質所疑以俟知
者

夏四月辛卯君氏卒 隱公三年

按左傳云夏君氏卒聲子也不赴於諸侯不反哭於寢

不祔於姑故不曰薨不稱夫人故不言葬并不言姓爲公
故曰君氏左氏蓋云我君之氏也公羊穀梁皆以爲尹
氏乃天子之大夫胡氏從之啖氏楊氏劉氏辨左氏之
誤明矣竊疑春秋三傳惟左氏得事實之詳若此傳者
不知傳訛尹氏爲君氏故詞費而義不通如此其餘與
經不同者果可盡信也哉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隱公三年

按春秋書列國諸侯有公侯伯子男五等之爵其稱公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經傳集解

三

者惟宋魯二國而已雖齊桓晉文之盛止稱侯吳楚之
僭王止稱子魯既侯爵而孔子尊稱之曰公胡氏以爲
臣子之詞是已然謂宋王者之後故稱公竊恐未然夫
微子之封於宋雖云上公猶周公之封於魯未嘗謂宋
世襲公爵而魯獨不然也若以宋爲王者之後故稱公
則杞乃夏之後止稱侯又降而稱伯又稱子亦獨何哉
愚竊以爲魯固夫子父母之邦宋亦夫子祖宗之國故
皆稱公一以尊尊一以親親皆臣子之詞况孟子謂宋

小國也豈有齊魯大國止皆侯爵而宋小國反公爵歟觀其書卒不書薨亦可見矣魯獨書薨者君臣之義重於祖宗之親也

癸未葬宋穆公 隱公三年

初疑春秋書葬某公者皆其國自葬或承告則書凡先書大夫往而後書葬者見魯之會其葬也止書葬者見魯之不往會其葬也諸傳皆以爲魯往會葬故書以微者往故不書其人竊恐未然夫諸侯朝聘多大夫往況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經傳集解
卷上

四

喪葬大禮若齊桓晉文之葬皆可使微者往乎此猶可矣如桓王匡王簡王之葬亦可使微者往乎間有不書葬者豈微者亦不往歟或曰以公子友如陳葬原仲之書法例之則諸儒之說未爲無據而子之說不通矣曰不然也亦謂陳葬原仲而公子友往會之耳若徒泥此以葬爲會葬之義則魯往會列國之葬何其多列國往會魯之葬何其少又如葬哀公於陳滅之後葬紀伯姬於紀滅之餘豈有會葬之義耶又天王及諸侯之葬皆

有月日豈魯得主其日耶況交兵之敵國如齊襄齊靈之葬說者謂魯不廢喪紀豈其然歟竊疑列國之事莫大於崩薨卒葬故詳書之其會葬不會葬之義恐在所略也

衛州吁弑其君完 隱公四年

公羊曰曷爲以國氏當國也胡氏曰比衛公子州吁也而削其屬籍特以國氏者罪莊公不待以公子之道使預聞政事主兵權而當國也似失之鑿夫州吁衛公子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經傳集解
卷上

五

也但書州吁弑其君而不書衛可乎信如公羊所云則以衛之一字而貶州吁之當國似矣然陳夏徵舒宋萬之屬豈亦以當國歟信如胡氏所云則不稱公子特貶被弑之君不待以公子之道而亂臣賊子反無責焉況春秋之作正爲子弑父臣弑君誅亂賊而作耳今如二傳所訓得毋失輕重之別耶又況有稱公子弑者抑又罪其君待以公子之道耶恐此皆不必深泥學者但求州吁之所以弑與其君之所以見弑則使之當國主兵

不待以公子之道情自見矣何必於書國不書公子上
求穿鑿哉

秋暈帥師 隱公四年

經本書秋暈帥師會宋人陳侯蔡人衛人伐鄭胡傳欲
發不稱公子之義以暈帥師爲一截伐鄭爲一截致使
聖經之明者反晦續者反斷似非釋經之善也後多類
此

春王正月公即位 桓公元年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經傳附註
卷上

六

桓公書即位胡氏曰桓公與聞乎故而書即位者著其
弑立之罪深絕之也隱公不書即位胡氏曰古者諸侯
繼世襲封則內必有所承爵位土田受之天子則上必
有所稟內不承國於先君上不稟命於天子諸大夫扳
已以立而遂立焉是以爭亂造端而篡弑所由起春秋
首絀隱公以明大法父子君臣之倫正矣蓋以其自立
故仲尼削之也由是觀之書即位者既謂著其自立之
罪不書即位者亦謂著其自立之罪然桓公與弑乎隱

公宣公與弑乎子赤皆上不請命內無所承故書即位

以著其自立之罪似矣其餘若文成襄昭哀諸公亦皆
書即位內雖有所承上皆不請命抑亦罪其自立耶至
於定公立於意如亦上不請命內無所承者而亦書即
位又何耶抑亦罪其自立耶其不書即位者惟隱莊閔
僖四公則上不請命內無所承者獨四公而已耶如此
則不書即位固所以罪其自立也書即位亦所以罪其
自立也然則於義惡乎通善乎朱子有曰書即位者是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經傳附註
卷上

七

魯君行即位之禮繼故不書即位者是不行即位之禮
若桓公之書即位則是桓公自正其即位之禮耳必如
此說庶不費詞

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桓公二年

春秋書春書王正月記事之體然也宋督弑君事在正
月其書春王正月常事也胡氏承穀梁書王之鑿乃云
以天道王法正宋督之罪過矣弑君之書正宋督之罪

綽有餘矣豈待書春書王而後能正其罪耶按左傳宋華父見孔父之妻於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艷遂攻孔氏殺孔父而取其妻公怒督懼遂弑殤公若然則宋督初無弑君之心蓋欲殺孔氏而取其妻耳因公怒而懼罪然後弑之也既殺孔父取其妻而後弑君必非同日乃孔父及君非君及孔父也今書云云則宋督弑君及孔父同一日矣公羊又謂孔父正色立朝則人莫敢過而致難於其君者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觀此則左氏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經傳集解
卷上

八

此傳蓋有戾於經云

滕子來朝 桓公二年

隱公時滕君皆稱侯至此降而稱子先儒以為時王所黜則當時王政不行未必其能黜也或以為喪未踰年則前此無滕侯卒未見其喪也程子以為滕本侯爵後服屬於楚故降而稱子以貶之也首朝桓公之罪自見矣則自後滕子葬例皆稱公不同於吳楚又若非降也胡氏以為桓本亂賊滕獨先朝之故降而稱子以貶之

也誅黨亂賊之法甚明矣則自後滕之子孫槩稱子貶及後世亦非通論沙隨程氏以為春秋時小國事大國其朝聘貢賦之多寡視其爵之崇卑滕子之事魯以侯禮見則所供者多以子禮見則所供者少滕國土小不足以附諸侯之大國故甘心自降為子子孫一向微弱故終春秋之世皆稱子且引子產爭承貢賦之次以為証朱子取之其說似是竊疑春秋之時上僭下替諸侯能守其名分者亦賢矣孰肯甘心自降而從卑耶按左氏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經傳集解
卷上

九

隱公末年滕薛來朝爭長薛侯曰我先封滕侯曰我周之卜正也薛庶姓也我不可以後之觀此又未見滕侯之果甘心自降也姑存所疑以俟知者

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 桓公十八年

胡氏曰與者許可之詞曰與者罪在公也說與字亦泥假使言及而不言與罪不在公乎其釋齊詩其從如水之句言公於齊姜委曲承順若水從地無所不可蓋讀從為平聲亦非詩之本旨其曰夫不夫則婦不婦亦猶

所謂父不父君不君臣不臣之意也其正三綱之意雖切未免偏於一也

夫人孫子齊莊公元年

公羊曰夫人譖公於齊侯曰同非吾子齊侯之子也齊侯怒與之飲酒於其出也使公子彭生送之於其乘也擯幹而殺之按文姜於三年至魯六年秋九月子同生十四年齊僖始卒齊襄始即位莊公未生之前文姜未嘗歸齊亦未嘗與其兄會彼謂同非吾子齊侯之子者欽定四庫全書春秋經傳別疑卷上 十

五月葬桓王莊公三年

公羊曰此未有言崩者何以書葬蓋改葬也殺梁因之按桓王崩於魯桓公之十五年春三月至是七年始書葬所以著其禮之失也蓋以其所書崩葬年月前後相遠此公穀所以有改葬之疑歟據此則公穀之傳亦臆

度之說耳非真知也

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莊公四年

齊襄無道迫逐紀侯使大去其國致其夫人在殯而不得葬其暴惡之罪不貶而自見矣其葬紀伯姬借曰假仁亦天理人心之不盡泯滅者也胡氏謂春秋書之以著其罪且曰言齊侯賤之也愚謂齊襄既逐紀侯而入其空國惟見遺柩在殯子然無依彼雖無道亦人也寧無怵惕惻隱之心耶憫而葬之亦大惡中之一小善也使葬伯姬而孔子猶加譏貶焉使肆暴而殘毀其尸棺亦止於貶而已矣况不曰齊人而曰齊侯吾不知聖人之心果賤之歟抑與之歟孔子嘗曰衆好之必察焉衆惡之必察焉愚敢以此言而求聖人之心不識以爲何如

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莊公八年

經書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弑其君諸兒本自連屬意亦明白胡傳却截之以齊無知爲一節下文弑其君

諸兒爲一節使學者讀之不知齊無知爲何義弑其君爲何賊反不貫串夫傳以明經爲主解釋雖詳而分截失宜亦未盡善也春秋諸傳於年月日之分截病多類此又按無知乃名也非氏也胡氏以齊無知三字取義而謂不稱公孫而以國氏罪僖公不以公孫之道待無知使恃寵而當國此與衛州吁之傳同一穿鑿也

八月庚申及齊師戰於乾時我師敗績莊公九年

胡氏曰內不言敗此其言敗者爲與讐戰雖敗亦榮也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經傳集解

十三

此恐未然莊公非復仇之戰特爲仇定國而納子糾耳其戰何名其敗何榮此正著其戰之非義見魯之兵弱也孟子曰春秋無義戰

大夫宗婦覲用幣莊公二十四年

胡氏曰公事曰見私事曰覲見夫人禮也曷爲以私言之夫人不可見乎宗廟則不可以臨羣臣故以私言之也竊謂覲即見也論語言私覲朱子謂以私禮見蓋以私爲私覲爲見也易曰三歲不覲未嘗以覲爲私見也

竊謂春秋所譏在男女同贊以見耳恐不在覲之一字以寓褒貶也

伯姬歸于杞莊公二十五年

伯姬左氏無傳杜氏以爲莊公女及二十七年春公會伯姬于洮胡氏亦以爲莊公女冬杞伯姬來左氏以爲歸寧蓋亦以爲莊公女按莊公以母命必齊女而後娶於去年八月始娶夫人曾未期年惡有可嫁之女諸侯一娶九女必先有夫人而後有嫡妾豈莊公先有嫡妾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經傳集解

十三

惟虛夫人之位以待齊女耶諸傳雖皆以爲莊公女亦不明言其何出也按胡氏於扈之會亦云莊公至是年三十有六矣尚無內主恐未有子女也汪氏曰或以爲桓公女謂時君之女則加子字然莊公二十七年書叔姬若皆桓公女則伯姬蓋三十餘矣未應二女皆失時若是且伯姬以僖公三十一年來求婦則年踰七十始求子婦似未可以必其爲桓公女也竊疑文姜恣已之淫行必不急於男女之婚嫁觀莊公之娶夫人亦年至

三十有七其不急於伯姬之嫁亦可知矣豈可以其嫁之失時而遂疑其非桓公女耶但年餘七十始至魯求婦則子之年亦不少矣此則有可疑者

曹殺其大夫 莊公二十六年

胡氏曰稱國以殺者國君大夫與謀其事不請於天子而擅殺之也竊謂聖人但書曹殺其大夫見曹之專殺大夫耳其稱國常例也其名不名因舊史耳似皆不必深求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經傳集解

十四

公會杞伯姬于洮 莊公二十七年

胡氏曰伯姬莊公之女非事而特會于洮愛其女之過而不能節之以禮此春秋之所禁也諸儒之說多本胡氏惟高氏曰婦人無相會之禮伯姬既歸于杞復來與公會是與文姜齊襄無異也高氏蓋以伯姬爲莊公之姊妹而疑其奸矣不然伯姬歸于杞周一歲有半耳何汲汲然與公會于境上至冬而復來魯耶於此而欲免人之嫌疑亦難矣禮婦人既嫁不踰境父母在則歲一

歸寧姑姊妹已嫁而反兄弟不與同席而坐不與同器而食況於洮非歸寧之地而男女無相會之禮耶春秋孔子之刑書殆有不得已而書者矣若果止以愛其女之過亦人情之常孔子當不書矣故愚疑伯姬非莊公女正與高氏之見同未知何如

莒慶來逆叔姬 莊公二十七年

按胡氏以叔姬爲莊公女其可疑與伯姬同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 德公元年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經傳集解

十五

左氏此傳見於閔公二年秋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之下云齊人取而殺之於夷以其尸歸公羊則曰夷齊地也夫人薨於夷則曷爲齊人以歸桓公召而殺之穀梁則曰不言以喪歸非以喪歸也加喪焉諱以夫人歸也其以歸薨之也如公穀所云則以歸者猶未薨也以歸而後殺之耳竊疑齊桓果以大義滅親召而殺之當於孫邾之時矣何以遲遲至是耶謂召而殺之則召於夷矣經書薨于夷非召于夷也書齊人以歸是以尸歸也

此傳當以左氏爲是胡氏及沙隨程氏以以歸爲以喪歸於魯尤非經意也汪氏辨之詳矣

楚人伐鄭 僖公元年

楚前此稱荆至是始稱楚竊恐因其自改國號而書之如後世契丹改爲遼女直改爲金之類是也李氏謂張氏之說得之

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欵鄭世子華盟于甯母 僖公七年

欵定四庫全書 春秋經傳辨疑 卷上 十六
左傳云盟于甯母謀鄭故也按鄭伯自逃首止之會齊桓伐鄭者再至是鄭世子得與甯母之盟蓋謀納鄭也左傳言鄭世子華欲去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而有內臣之請管仲請勿許齊侯辭焉信如左氏所云則鄭世子華不得與盟矣然與經之所書不合故疑及之臨川吳氏亦云子華雖聽命於會齊桓未必使之與盟愚未敢以爲然也

禘于太廟用致夫人 僖公八年

按左氏云禘而致哀姜焉公羊云譏以妾爲妻蓋脅於齊媵女之先至者也穀梁雖亦以爲立妾之詞皆不言爲何人劉向記其事雖天變由人事所召豈有陽穀之會未形而大雨雪之戒先見者乎以此而罪僖公必不服矣夫大雨雪大雩自是君德之不善所召陽穀之會直書而公與夫人及齊桓之失皆見矣

季姬及鄆子遇于防使鄆子來朝 僖公十四年

欵定四庫全書 春秋經傳辨疑 卷上 十七
左氏云鄆姬來寧公怒止之以鄆子之不朝也夏遇于防而使來朝公羊云非使來朝使來請已也穀梁同惟胡氏云魯公鍾愛其女使自擇配故得與鄆子遇于防而遂以季姬歸之按明年秋九月書季姬歸于鄆則此時以處女而私與鄆子遇蓋淫奔也左氏失之誣矣胡氏之說亦無所稽呂氏疑叔姬書字爲許嫁於鄆而未歸於鄆故遇之而使來請已者似爲得之越二年而季姬卒又三年而鄆子不得其死非禮致禍之驗也

隕石于宋五 僖公十六年